

永樂大典

一

卷六千八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五十一

十八陽

王

王弘贄

五代歐史謀傳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為合

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
朝于京師驕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
瑭也愍帝即下馬謝天謂敬瑭曰潞王反庸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
公主救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
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避
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
難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為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
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
舍高祖具以弘贄語白愍帝多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
明宗愛子公愛婿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親將陳暉并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刺高
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解弘贄有子繼為
殿直廢帝入立道樂持鵠與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贄令市中酒家獻酒
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愍無休愍
帝笑之由是日獻一鵠及樂持鵠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
弘贄後事晉為殿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五代薛史王弘
贄傳閔帝崩於郡齊東閣覆以黃帕弘贄嗟嘆之徐謂方大曰吾前於
秦川見魏王死於渭南驛於東閣黃帕覆之正如今日之事吾未明其
也

王周

五代薛史謀傳周魏州人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伴

攻降之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度使威餘移
鎮涇州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彥前弊
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復歷鄆陝二鎮陽城之役周特為定州節
度使大軍往來供饋無闕未幾遷鎮州節度使周果性寬惠人庶使之開

運奉杜重威降於虜引虜主臨城諭之周泣曰愛國重恩不能死戰而以
兵降何面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才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
及見虜主偽授鄧州節度使檢校大師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加同平章
事乾祐元年二月以疾卒於鎮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
情初刺信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飭刺
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沈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王權

五代薛史列傳權字秀山大原人積世水冠曾祖起官生左僕
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再贈太尉懿曰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東
觀祭使父莞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
左拾遺右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憲崔沂表為侍御史 遷兼職方員外
郎知雜事歲餘召入翰林為學士在院加戶部郎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
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為
隨州司馬會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為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尚書左丞
禮部尚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尚書華資美級罕不由之高祖
登極轉兵部尚書天福中命權使於契丹權以前世累為將相未嘗有稱
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奉命使矣豈能稱臣於穹廬之長乎建詔

宋史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二

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於契丹繞回權亦自鳳翔再
禮使回故責詞畧曰若以道路過遙即鸞閣之台臣亦往往若以筋骸疲減
即鳳翔之丹使繞回既黜憲軍須從嚴黜云其實權以恥拜虜庭故堅辭
之非避事以違命也踰歲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
左僕射

王松

五代歐史傳松父徽為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
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
即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
以松為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審授偽命者皆焚之
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歛百官偽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背引郭子儀自
請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實為李守貞
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
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吳鎮纂誤今按漢本紀云乾祐元年正月丁
丑皇帝崩高祖七月辛巳皇帝即位德宗三月李守貞反又李守貞
傳云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德帝初立天下易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五一

以圖乃決計而反由此言之李守貞反時高祖已崩王松傳所云誤矣

王瑜

五代薛史列傳瑜其先范陽人也父欽祚仕主殿中監出為義州刺史瑜性克敏高辨號果騎射刀筆之長亦稱於當代起家累為從事天福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濮陽郡秋稼豐衍稅籍不均命乘使車按察定計既至郡謂校簿史胡蘊惠曰余食實久矣室無增貲為我致意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濮之部內五邑令長共斂錢五十萬私獻於瑜瑜即以書上奏高祖覽章歎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誠良臣也於是二史五年即時停黜推瑜為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為節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常山瑜乃以詭計干重威使奏已為恒州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歲餘人為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刺奉義州瑜歸寧主郡會北戎盜據中夏何處以秦州歸蜀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當為左社矣屬邑數隸其父怒而不從因其卧疾涉旬瑜杖劍而脅之曰老儒無謀欲趨地塔不即為訖則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兵扼其川路將北趨蕃部俄遠而國與郡並酋長趨獻血為約以死事之謂微曰西至城都余身為相余父為博爾當領一大郡能進行乎微曰諾瑜慮為所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三

實先致其妻孥館於郡中行有期矣微潛召其黨伺於郊外于夜瑜舉族而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微之所親備溝澮而適至馬峽路隔舉燧相應其黨起於伏莽斷欽祚之首責諸長牙平主聚蓄金幣萬計皆為賊所掠少長百口殺之殆盡瑜尚獨戰千人天不虛發手無射伴其指流血及屠乃夜窺山谷落髮為僧月餘為熊人所獲繫送岐州為侯益所殺時年三十九始瑜有姑寡居來歸其家以前夫遺腹有子經數年不產每因事預告人吉凶無不驗者時契丹未犯關前月餘謂瑜曰暴兵將至宜速去之苟不去亂必反矣又死之此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運也

王庭胤

五代薛史列傳庭胤字紹基其先長安人也祖處存定州節度使父鄴晉州節度使庭胤唐莊宗之內水也性勇剽狡捷鷹睇耳視嗜鳴吡嘍則挺劍而不顧少為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為務者不息嘉樹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於親族之中獨加禮遇莊宗明宗之朝累歷具忻審瀘隰相六州刺史國初范延光據鄴稱亂高宗以庭胤累朝宿將詔為魏府行營中軍使兼具州防禦使城降實勞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為定州節度使處直則廷胤之叔祖也處直為養子都所篡時

威北走虜虜納之至是虜遣使輸高祖云欲使王威繫先人土地如我
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遣方校旄節請遣
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乃合中上舊規戎王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商
自諸侯為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長其滋蔓則厚賂力非其命虜忿稍息
遂連升廷康併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
檢校大尉開運元年秋卒於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五人長曰昭敏
仕至金吾
將軍

王進

五代歐史列傳進幽州民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
為盜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
中有雙道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軍衛指揮漢高祖
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
至京師往往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
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應汝鄆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
初以疾卒贈太師嗚呼子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慶書而歎曰善
哉五代之處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聚土地封侯王何異對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四

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遺過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俾敵非有
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東旋節何其甚歟
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
得而輕歟抑因緣倖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
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
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若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
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
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
之在下者可勝
道哉可勝道哉

王景崇

五代歐史列傳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
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
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
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三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
其將高年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
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從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

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辨。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水興趙贊。皆嘗受命與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惡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吉為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内。戒之曰。益等已未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來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趙贊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為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殺害人。而取之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母妻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立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干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鳳翔將史永已領府事。朝廷惡之。拜景崇鄆州。晉復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偽與趙思諲共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

兵至寶雞。為暉將藥元福。李彦從所敗。暉攻鳳翔。整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幟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諲相次皆敗。景崇客周崇。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持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果若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基。今使公孫輩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壯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崇等皆然之。遂明擊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筆乃降暉。

王仁裕

五代歐史列傳。仁裕字德鞏。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為人為秀。以文辭知名。秦

帥辟為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為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為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為判官。廢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實之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兵。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為之。大

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為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
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為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為兵部尚書
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晚音律晉高祖初
定雅樂宴群臣於永福殿奏黃鐘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
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喜為詩其
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江西水滸之韻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
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
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歙門生范質皆至宰
相時稱其得人與地紀勝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二十三人皆一時名
公卿李昉王溥為冠時人以公事彙類王仲淹得房杜王魏以輔太宗而
開唐室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記共百卷五代史補王尚書仁裕乾祐初
故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為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生羽毛成
獅金換却天邊柱鑿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為尚書素好飯譜見
詩伴聲曰大哥哥哥不意王仁裕今日作賦頭也聞者皆大笑

王章

五代薛史列傳章大名南樂人也少為史給事使府同光初轉
樞密院贊拜本郎累職至都孔目官後唐清泰末也駐樺聖都

水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六

虞候張令昭作亂逆節度使劉延皓自稱留後章以本職為令昭役使未
帝遣范延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急章之妻即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劉
招討李敬周善以章為託及攻下逆城敬周匿之載于素輿積中窺至洛
下匿於敬周之私第及末帝敗章為省職歷河陽糧料使高祖與侍衛親
軍召為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
重威於鄆下明年高祖崩隨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居無何蒲雍
以三鎮叛是時契丹犯關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與周太祖史弘肇
楊邠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
征軍旅所資供饋無乏及三板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然以專於權利利
下適當歛怨歸上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租民稅一斛別輸二升謂之雀
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斗目之為省耗百姓苦之又官庫出納
緡錢皆以八十為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遂為常式
民有訴田者雖無十數戶章必命全州覆視幸其廣有苗類以增邦賦曾
本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儒士郡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資軍者
給之謂之關雜物命所司高估其價估定更添謂之權估章亦不滿其意
隨事更令添估章急於財賦峻於刑法民有犯盜蒸酒麴之令雖無毫滴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五一

遺。蓋其極刑。史錄為姦。民不堪命。章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奕用連拔。有莫非解。常性視大臣。曰。此等若與一祀其子。未知顛倒。何益於事。後因私第開宴席。召賓客。史弘肇。蘇逢吉。朱醉。謹詒。而罷。章自是患息不樂。潛求外任。邠與弘肇。深阻其意。而私第數有怪異。章愈懷憂恐。乾祐三年冬。與史弘肇。楊邠等遇害。夷其族。妻白氏。獨前數月而卒。無子。惟一女適戶部員外郎張胎肅。肅疾踰年。扶病就戮。

王繼弘

五代薛史列傳。繼弘。冀州南宮人。少嘗為盜。攻剽閭里。為欽之麾下。晉高祖為明宗將。署為懷中小校。天福中。為六宅副使。性負氣不遜。禁中與同列分爭。配流絳州。歲餘。召復內職。遣領禁軍。開運末。虜犯中原。繼弘時為奉國指揮使。從虜主至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虜主留高唐。美為相州節度使。唐美善侍繼弘。每候其第。則升堂拜繼弘之母。贈遺甚厚。倚若親戚。又給以兵仗。略無猜忌。會虜主死。漢祖趙海。唐美遣使歸款。漢祖大悅。將厚待唐美。使來迎。繼弘與指揮等共殺唐美。繼弘自稱留後。令判官張彥奉表于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弘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同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以魯。未可得志也。及漢祖社稷成。立德清軍。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七

繼弘未朝。乃正授節旄。是歲。就檢校太傅。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弘不法。必切言之。繼弘以為輕已。乾祐中。因事誣奏殺之。尋又害觀察推官張判。漢末。移鎮貝州。就加檢校太尉。廣順初。加同平章事。三年六月。移鎮河陽。會永壽節入覲。遇疾卒於京師。詔贈侍中。子永昌仕皇朝。歷內諸司使。

王守恩

五代薛史列傳。守恩字保信。太原人。父建立。潞州節度使。封韓王。晉書有傳。守恩以門蔭。幼為內職。遷懷衛二州刺史。後歷諸衛將軍。開運末。契丹陷中原。守恩時因假吉歸於潞。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威。將朝于戎王。以守恩婿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為巡檢使。從恩既去。守恩以潞城歸於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漢祖即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漢有天下。移鎮邠軍。加同平章事。乾祐初。遣水興軍節度使時趙思綰。已據長安。乃改授西京留守。恩性貪鄙。委任群小。以括歛為務。雖病坊殘瘠者。亦不免其稅。犬率人甚苦之。洛都嘗有豪士。為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自為賀客。因獲白金數萬而逃。太祖迴自河中。駐軍於洛陽。詔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言為守恩非理割刺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償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已。乾祐末。既殺史弘肇等。漢少帝召群臣上殿。以諭之。時守恩越班。

而聽言曰陛下今日始睡覺矣其出言鄙俚也如此國初受左衛上將軍顯德初改金吾衛上將軍封許國公二年冬昇疾歸洛而卒

王峻

五代歐史樞傳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奔相州走歸京

師祖唐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明延明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明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明資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綽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退軍向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相陰公贊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中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贊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為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昊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使軍從事劉道陳思讓廉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八

祖遣使者崔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昊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彥超反逆已寧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昊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昊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昊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性性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諫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特偏憐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志之自破慕容彥超遂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請鎮求為保薦居數日請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

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厲。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憫從之。峻聞太祖且奉。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錢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術。陳罔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舍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散閣。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為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於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五代薛史王峻傳。峻之為樞密也。以前事趙彥頭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彥頭借任事。破壞樞密。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物議。乃止。彥頭索勳居於陳郡。峻為求官田宅以賜之。太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隄。大典土功。峻受詔。檢校隄而世宗自澶州入觀。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

赴闕。即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遣求兼鎮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錢萬匹從之。是歲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請峻。峻言及一童子上交不達其旨。榜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貢院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引過。臨事不欲改移。況未勅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詬責上交。聲聞於外。少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翌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於法。太祖頷之而已。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授。前一夕。其旄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海校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陞忽然隱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既寤。心惡之。以是尤狂躁。峻才疎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既國權在手。而射利者由為指畫。乃啗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己。無禮於君。欲求無罪。其可得乎。吳縝纂誤。漢宗室恭王信在許州。澶州軍變。太祖入京師。峻遣馬驛車兵之許州。伺變。遂殺信。今按漢家人傳云。信自殺。與信傳不同。疑家人傳誤也。

王殷

五代薛史列傳殷瀘州人曾祖昌商本州別駕祖光瀘州教練使因家焉唐末幽滄大亂殷父咸珪避地南遷因投於魏軍殷自言生於魏州之開元寺既長從軍漸為偏將唐同光末為華州馬步軍副指揮使因家于華下天成中移授靈武都指揮使久之代運清泰中張令昭據鄴叛殷從范延光討之首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邠州刺史尋改原州殷性謙謹好禮事母以孝聞每與人結交過從皆先稟於母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旅交遊不雜及為刺史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殷於庭詰責而杖之晉天福中丁內艱母有詔起復授憲州刺史殷上章辭曰臣為未將出處無損益於國家臣本燕人值鄉國離亂少罹偏罰因母鞠養訓道方得成人臣不意遽擇宜麻速離廬墓伏願許臣終母喪紀晉高祖嘉而許之晉少帝嗣位會殷服闋召典禁軍累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祖受命從征杜重威於鄆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於首大之出折鐵於口中以是漢祖嘉之乾祐末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會吳丹寇邊遣殷領兵屯澶州及李業等作亂漢隱帝密詔遣帥李洪義遣圖殷洪義懼不免反以變告殷殷與洪義同道人至鄆請太祖赴內難殷從平京師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祖即位授天驍軍節度使

宋史卷六十八百五十一

十一

加同平章事典軍如故殷赴鎮以侍衛司馬從凡河北征鎮有戍兵處威果殷節制又於民間多以聚飲太祖聞而惡之因使宣諭曰朕離鄆時帝庾所儲不少卿與國家同體隨要取給何患無財二年夏太祖征兗還殷迎謁於路宴賜而去及王峻得罪太祖遣其子飛龍使承誨往鄆令口諭峻之過惡以慰其心三年秋以永壽節上表請覲太祖雖允其請且慮殷之不誠壽遣使止之何福進在鎮州素惡殷之大橫福進入朝極其陰事以奏之太祖遂疑之是年冬以郊禋有日殷自鎮入覲太祖令依舊內外巡警殷出入部從不下數百人又以儀形魁偉觀者無不凜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禮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警請量給甲仗以備非常太祖難之特中外以太祖嬰疾步履稍難多不視朝俯逼郊禮殷有震主之勢頗憂之太祖乃力疾坐於滋德殿入起居即命執之尋降制流竄及出都城乃殺之衆情乃安是歲春末鄆城寺鍾懸絕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覲也鄆人餞於離亭上馬夫登翻墮于地人訝其不祥果及於禍太祖尋令澶帥鄭仁誨赴鄆殷次子為衙內指揮使不出候謁仁誨誅之遷其家屬於登州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五一

王重震

五代薛史列傳重震陳州宛丘人父達歷安均洛三州刺史因家於洛重震幼沉厚有勇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

為廳直嘗與丹直從安汴洛累為禁軍指揮使晉天福中鎮州安重榮謀叛稱兵指謁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於宗城東晉之騎軍擊之再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退重震曰兵家忌退但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震為公陷陣當其中軍彼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即時退賊遂敗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漢初仍典禁軍從征鄴都平遷涿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故數侵邊地以重震為亳州防禦使又令於徐州巡檢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傅太祖踐祚加爵邑改功臣廣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十三贈武信軍節度使

王環

五代歐史列傳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借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租

以環為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討攻秦鳳州數為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審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逃吾有怒焉乃大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相遣兵五千出堂倉被黃花谷以事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確以兵二千當谷口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十一

別遣裨將以勦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確戰不勝逃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初相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倚以兵援環未至關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倚判官趙毗閉城不內處倚遂奔成都毗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數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統衛將軍是時圍師以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為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舉遣錡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吳鎮纂誤孟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倚以兵援環今按本史世家止有高彥倚無高處倚王環傳數處皆誤也

王敏

五代薛史列傳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真少力學攻文學進士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重威叛于鄴時敏為

留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飢民十猶四五威保其余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謹厚遂命為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徽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命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嘗以子塔陳南金薦於曹州節度使李權勳表為記室其後權勳領軍於壽春及歸闕而無待罪之禮世宗以權勳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謂其裨贊無狀乃黜之敏跡是連坐遂逸其官歲餘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

王饒

五代薛史列傳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也父柔以饒貴累贈太尉饒沉毅有才幹始事晉高祖天福初授控鶴運使稍遷奉國軍校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六年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運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為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入為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閩州團練使晉小虜陷中原漢祖建義于晉陽尋起復諸夏唯常山郡為虜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筠之倚承間竊發盡逐其黨漢祖嘉之授鄜州觀察留後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十二

加光祿大夫賜爵開國侯復移校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國初就加同平章事賜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顯德初以鄆丘禮畢加檢校太尉移鎮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歲代入奉朝請顯德四年冬以疾卒於京都之私第年五十九追封巢國公饒性寬厚體貌詳雅所莅藩鎮民皆使之每接賓佐必怡聲暖氣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王朴

五代歐史列傳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邪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邪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邪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夫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則制而至于階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消其恃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

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庫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殫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顧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顧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效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眾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撓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侍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上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息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食不足以為遺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選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遣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石議觀敗劉昊

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八人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為先惟翰林學士陶穀實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遷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派俗不經之學該通經統三法以歲執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

宗遣朴行規汴口作斗門運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吳鎮慕誤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今按其上下文意此治君之用當是治國之君傳寫之誤爾王為僞關文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濟俱為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來為僕衝太祖導從太祖詣密院訴其無禮仁濟令宣徽院劾詰朴謂太祖曰太尉時太祖檢校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是臣也與太尉比有事主太尉况帶軍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奏朴之事傳于人口者甚衆而史氏闕書臣昨重修太祖實錄已於李穀傳中見朴之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太祖太宗在位每稱朴有公輔之器朝列具聞王性之默記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曆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皆朴為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考考安可量也嘗自謂朴在則周朝在非過論也王為僞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為殿前點校一日有殿直衝節者訴於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有事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愕然而出又周世宗於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海與朴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闕半門正與朴像相對太祖望見却立愕然上御袍襟頓塵折鞠躬

頂禮乃過左右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去此人在朕不得此袍者其敬長如此又關談錄云朴直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拆朴怒廟佞他侵於通衢中輟背數十其人忽然嗟云宣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傲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於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大惡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經史百家制度王朴平邊之策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於識先後之序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小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蓋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大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自易者始當今吳易圍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焉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抗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五一

東十面之地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據其人剽悍強忍精急高氣樂鬪而爭死號為小國實強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器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驟悍易乘熊健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則虎將乘弊而至形所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才其孰能與於此王朴之材可取王朴之輔世宗其君臣皆以有為之才而思復古之事故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道文皆朴之功也故朴雖出於五代擾攘之際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蓋寡矣學者安可以五代之士論之于宋秦觀淮海集王朴論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

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內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捲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挽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固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強忍精急高氣樂鬪而輕死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驟悍易乘熊健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條法度而朴至於除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

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出於此哉。韓流澗泉日記。歐陽公所錄王朴傳。亦不甚見其經世之論。尚有平邊一策。可改爾宋薛季宣浪語集。海寓煎。燕沸鼎時。先生靜付一支。願單辭隱几三仁在。大畧平邊百世知。到了煎。庸成底事。由來用捨。出先幾。長槍不用毛錐子。應使毛錐自用為。

王會

南唐書列傳。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平持稍徑。

趨。王其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墮。徐納弓。彼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兵用為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名。昇元五年。平年七十二。董衡音。釋攷音切。方水也。

王與

南唐書列傳。與。合肥人。少與光緒俱事吳武王。與初為小校。從周本。攻危全皐。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小營。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十六

謂與曰。爾往為我取彼與。唯唯而色不欲。行本曰。爾往。往耶。與曰。公必不以與為不武。請待此柵破之。捨而趨。彼何為。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為必爭之地耶。五本自行。今為爾功勞。而遣之。與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遣至諸軍都虞侯。烈祖輔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侯。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為光州刺史。初與兄子為海州刺史。叛附梁。聞與在光山。遣間使通問。與執以歸金陵。因求罷。郡人為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既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與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為謀曰。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暇。為他謀。即從其計。至金陵。過赦。且以其先自歸。得免。人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與少從軍。攻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右耳。天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與扶歸營。卧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墮。亦無癢。疾攻潁州。倚營門。伏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與不傷。莫不異之。兄綰亦至。虔州節度使馬令。南唐書。王與傳。與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與伏劍。倚柵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與鎧甲之半。皆糜碎。

而與無傷與曰所夢
流星是也由此自負

王繼勳

陳致雍曲臺奏議左威衛大將軍瑯琊太尉侍中王府君
墓銘并序公諱繼勳字紹元瑯琊臨沂人因家為泉州晉

江人也其先自秦漢至隋唐累世名德冠冕蟬聯不絕國史家謀莫不詳
焉故所謂仁人之利本枝百世昭穆無窮若夫離翦佐時寧亂定功於前
澤祥輔主濟民垂名於後歸刀示信誓水指期或關土肇基弘大功業近
則我祖有之也別宗因地始封閩王諱審知族人導之是為太祖四世之
親因之追贈故桂州陽朔縣令贈司徒諱王公之高祖也司空贈太師中
書令諱恁曾祖也守泉州刺史贈侍中追謚武肅諱審邦皇父也福建管
內三司發運副使檢校司徒贈太尉諱延禎皇考也崇國大夫人宋六妣
也公大昂炳靈祥麟叶趾躬齡襲爵黃亮秉躬我顯祖光宅閩區功格東
表漢封三越奕世重熙脩貢職方不替獻命中間亦符未集作帝自娛維
彼哲人振振公族矧復闕殽殘孽乘機肆凶公能刻日指期對天永誓米
先克繼猶堅大刷趾繼再違邦家疏爵崇命英蕩華路鸞鈴飛鸞加服九
章踐登三事高陽舊里繁盛昔時行部晉安遺愛未泯保大四年諭順祐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十七

之理稽星遣之徵實融通變而動公應斷有為帝嘉其誠允谷高秩拜侍
中加持進賜推忠劾節奉聖功臣食邑三千戶戴蟬珥貂入侍帶闕功冠
群后位隆鼎司五年領池都團練觀察履置等使守池州刺史秩滿考成
績之狀居奏課之最再命陟庸不替厥位七年崇國大夫人奔問至自傷
行役版輿闕奉陟此增望敬勞水忍忽為哀驚迨將絕息羸病扶杖允莫
能興萬石君純行篤孝人皆擬倫為卒哭告柩金革從權起復視事共治
七載宜民宜人無怨無惡惠政誕洽庶績咸熙朝拜左威衛大將軍屯守
期門率屬士校王顏鑿物溫言煦春遇士大夫有禮與小人有恩器度豁
然貴而不佚兼以書善楷妙經誥墨迹餘暇手寫好學不倦為善是稱格
禮者儒弘廣經義通方之訓隆諸子弟堂構斯盛由公負荷有此之賢如
此之親嗚呼天不憖遺哲人其萎享年四十有五以保大十四年七月十
二日薨于京師崇禮坊私第正履皇上撫几增悼廢朝三日詔鴻臚護葬
司儀禮贈賻加等啓殯右衛上將軍謚曰敬禮也以其年八月二十五日
葬江寧縣安德鄉安宜里佳日卜窆於此鄉先夫人青陵原合祔禮也嗚
呼祖庭撤奠遺柩蜀紳素旒委以曳紼雲萋萋而蔽駉茄鼓悲鳴霜風慘
冽世嗣號而踊絕虞歌挽以縈紆嗚呼既莫皇皇求而不見親賓拜以復

土與仗回而下崗。微陽跡林跡軒空。蓋公娶清河郡夫人崔氏。舊朝相國胤族孫女也。委發景賢訓承大家曹謝賢才。維則是效。裴王宗族作殯可倚。不幸先公而亡。繼室榮陽郡夫人鄭氏。性歲名推賢淑。翼贊宮闈。玉度有輝。蘭儀誕茂。作儷于王公。從夫爵禮也。長男傳嗣。池州中軍使。顯居右職。是司鼓鞞。東同律以聽軍聲。陳旌旗以鞠師旅。在昔宣任。今為具臣。仁孝之行。天誘其衷。端已厲俗。勤節苦學。寡欲無玩。壞璋奇才。或以德進而必待舉。次男曰傳憲。次男曰傳前。並冠而末就賢親。師進德修業。吾門以大其在。茲乎有女二人。長有適人為婦之端。次以少未笄。既喪父天。殆無所怙。歲管石佩。婉惠其儀。致雅昔與。嚴助同鄉。入見諸任。在列仰觀。亮迹台紀。殊庸拂瓊瑛。以增悲愧。銘頌之陋。略辭曰。惟闕有雄冠。彼百越。望望我祖。昭昭丕烈。景賢流芳。維公則括。襲爵弱齡。守命邦節。伊昔故土。潯暨肆逆。放弑我君。盜據我國。世祚中零。厥心否塞。潛運神謀。入剪兇慝。泉山紆盤。秀出高峙。大荒東流。禹迹攸紀。帶海一隅。膏壤千里。疇昔賞功。作牧於此。崇儼九命。踐登三事。戴珥貂蟬。帶闥入侍。守郡池陽。風化大治。兩地甘棠。猶沐葭華。執親之喪。杖履在廬。漢文權制。墨練外除。權從金革。起剖虎符。期門總旅。警衛宸居。學業優備。文武不墜。分袂藏書。未錫朱劄。師禮者

儒論道說議。皆軒柱。墨迹猶記。俾哉君子。威儀堂堂。蟬冕照面。玉顏生光。蕙蘭鬱茂。高風殞霜。緬邈不見。人懷永傷。玄堂一閉。芳冥幽魂。江邊古路。芳原頓新。噴青陵松柏。芳他年子孫。碑存荒草。芳傷嗟哲人。

王延稟

通鑑綱目。唐明宗長興二年。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初。延稟閩王有疾。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拒之。仁達為降繼雄。喜登舟慰撫。仁達斬之。延稟乘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尤。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斬之。遺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慰撫吏民。

王崇文

南唐書列傳。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縉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史少為軍校。小心敬幹。尚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為歙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崇文奉法循理。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平建州。崇文鎮之。即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藩鎮。入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襲永傳。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於君命。雖為大將。上則陳覺輩專恣。下則王虔封劉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五一

從幼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弗問項之移鎮廬州入為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治皆如初復主即位崇文子暉時宜政體備陳箴諫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王彥儔

南唐書列傳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為州軍校唐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禽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

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為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伏黨為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翌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未奔烈祖輔吳以為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為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先亂於是務為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闕國以為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是人士稱之卒于鎮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十九

王建封

南唐書陸游傳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馳勇知名元宗取建州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王延政

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恣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州李弘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應援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卒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歛兵先退弘義乘之我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願方治覺等擅興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為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恣然恃恩僭侈無復顧憚會戶部員外郎范仲敏疾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摘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于國政謀進退柄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仲敏棄市未幾岑見仲敏為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竟死云稽神錄江南王建封蔡弟淮南臨街見媼引少女藍縷而姿色絕世云孤貧無依王曰吾納爾女而養爾終身可乎媼欣然召入取新衣二襲衣之媼及女始脫衣皆化疑血於地後王被誅王壺清話王建封才死鍾謨

魏岑等見建封為宗萬聲曰吾為國擊邪去惡欲誅君輩以肅朝綱嗣君反誅於我今奉候諸軍共辨於陰晝夜隨之岑等呼道士奏章告天竟不能脫不月餘二
三子相繼卒

王感化

南唐書談諧傳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繁樂部為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輟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沙溪二闕手寫賜感化曰萼萼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運與春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軟軟淚珠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王鈞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建安志感化建安人聰明捷急尤善滑稽本郡節帥史代感化獻詩云旌旆赴天臺溪山曉色開萬家悲復喜迎佛送如來入金陵教坊嘗侍宴有白野鶴在苑中主令賦詩感化應聲云碧巖深洞恣遊遊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二十一

枝高他日唐主遊苑中適有牛繫枯柎上令賦詩感化應聲云曾遭竊賊鞭敲角我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斃枯草如今問喘更何人因以諷時相云廬帥張崇入覲主為張宴崇獻名馬為壽馬驚跳眾無以為計感化奮前云寶馬雖安貢紫庭渥注神駿舊傳名四蹄蹠蹠天階下乍對龍顏不敢行叱御者牽去君臣大悅崇私惠以金帛甚厚唐主從豫章舟至海陽遇風龍舟幾漂至北岸得小舟馳救入渚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曰皖公山愈不降時樂工皆從感化獨前云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滄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極中主大悅

王棊

真仙通鑑先生不知何所人有楊晦之者長自安東遊吳楚至烏江聞王先生頗有道術因就門謁之先生玄中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其側語議高暢不覺至夕即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曰七娘者乃一老媪年七十餘齒髮盡衰行步俯偻而至先生謂晦之曰此吾女也情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爾為吾刺紙作今夕之月置于室之東垣上頃之七娘如其言俄而奇光煥發一室之內纖毫盡辨先生與晦之既談於室內寒氣逼人如在半天矣及曉將別先生以杖畫其庭塵土頓晦視其所居則崖谷萬仞叢林參天

前日積水目之無極悔之與先生立于水濱驚愕嘆駭今日之晴豈非仙家一夕八世千年先生笑曰吾以為娛耳振衣揮斥遙巡即門庭如舊悔之馳去莫敢顧盼矣

王穀

袁州府宜春誌穀宜春人南唐初登第長於樂府有鴻門燕喜熱行暑日觀道傍樹玉樹曲尤膾炙人口其玉樹曲云內宴明朝日玉樹新妝暹嬌逸三閣霞明天上開靈巖震疊神仙出天花數朵風吹綻對舞鞋盈瑞香散金筓紅絃綺旒隨霓裳玉佩參差轉璧月夜瓊樓春鶯古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尸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闕晉王殿上粘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聖唐御宇三百祀撲上奈間宜禁止請停此曲歸正聲願雅樂調正氣穀未第時嘗負氣忤人八欲毆之穀揚聲曰莫無禮我便是吟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者其人歛衽慙謝而逃泉州府清源誌王穀字虛中以歌詩著稱少遊豫章崔安潛為江西觀察使甚重之崔子字昌避時在庠序與穀善將赴舉昌避置酒饒之有日者在座謂穀曰君當待此郎為相及登第後二十年昌避入相穀始擢第釋褐校書郎唐亡奔淮南吳國建為右補闕以禮部郎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二十一

中致仕年八十九卒著歌詩二百餘篇號臨川集撰前代忠臣臨危不變圖一卷

王子邳

豐水誌于邳雲嶺里人南唐時為御史中丞屬時艱虞與弟兵馬使子邳于邳統保社民兵以衛鄉井已而寇果入境公獨與博戰賊恣掠之救不至遂屈首雖殊猶挾之跨馬走五里許乃仆賊大駭相率散去邳人至今奉祠于社

王承肇

輿地紀勝承肇五代時魏王宗侃之子也生於雅州其母崔氏夢周公山神牽五色獸迫其裙因生承肇後有僧自雅安至成都見承肇曰老僧所居周公山住氣減半乃孕靈於此子耶

王昭遠

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蜀主欲以茶酒庫使王昭遠為樞密使以其名位素輕乃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昭遠成都人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悉其取與不復會計

王仝

長沙府誌仝五代時為土軍指揮使與洞蠻戰聞而死宋朝封加應侯

王二

古今事通麗州王二居黑松林咆谷以射生為業若生王二因
逆鹿失道遇女子渡水悉身無衣樹見王而笑王告以故女曰
隨我來就行如飛一石室不聞煙火氣夜共榻置鉢果與食王二念母之
供以情泣告婦送出它日再訪避之同歸王妻趙已三男女此女亦二子
與趙甚睦外人至輒避或自入山經月不返
終不火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二十二

永樂大典

卷六九三三

重刊總校官侍郎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猷

書寫儒士臣胡亦寧

圖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舒